

2001年卷

东吴哲学

苏州大学哲学系

主 编：任 平
常务副主编：蒋国保
副 主 编：王晓升 范竹增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世超

封面设计 董 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吴哲学论丛/任平主编.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12
ISBN 7-212-01969-0

I. 东… II. 任… III. 哲学-研究-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5743 号

东吴哲学(2001 年卷)

任 平 主编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发 行 部:0551-2833066 0551-2833099(传真)

经 销:新华书店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永青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张:22 字数:500 千

版 次: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212-01969-0/B·123

定 价:33.00 元

印 数:00001-03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编辑委员会

主 任:任 平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晓升 王金福 任 平
 李兰芬 狄仁昆 沈荣兴
 范竹增 周可真 崔绪治
 蒋国保 潘桂明
主 编:任 平
常务副主编:蒋国保
副 主 编:王晓升 范竹增

卷首语：

走向创新时代的哲学探索

任 平

《东吴哲学》论丛第一辑沐雨临风，终于问世了，希冀她成为新世纪的哲学创新之声。无疑，创新的时代要有时代的创新精神，因此也就需要有造就时代精神的精神匠人和他们的艰苦劳作。他们是一批不辞劳苦的开路人：在那杳无人迹、峻拔陡峭的山崖上抡锤挥镐，一凿一镐地为后人开辟道路，为时代留下创新的业绩。

《东吴哲学》论丛的创新渊源深植于时代之中。马克思曾经深情地说过：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活的灵魂。科学指认时代本质、解答时代问题，是哲学创新的基本源泉。与时俱进才能不断创新，反之亦然。我们希望看到：本论丛为文，都不是空泛的玄思和无病呻吟，所提的问题不是从原来文本中“抠”出来的，创新的视野也不起于某种教科书，而是聚焦于时代，从时代、实践和生活的大问题中提炼和转化出哲学的大问题，从跳动着时代脉搏中寻找哲学创新的安身立命之所。这是创新时代的理论发展之根。也许本书部分论文的观点未经雕琢，也许显得稚嫩而偏颇，但这是本论丛的宗旨所指而未敢弃之——“宁创新而稚嫩，勿老成而平庸”。

《东吴哲学》论丛的创新需要同仁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创新需要勇气，我们期望：她能敢为天下先，敢于直面社会问题，成为追求真理、探索理论前沿的象征，而不是老调重弹的场所。创新需要正气，我们期待：她能阻断不良学风的侵扰，杜绝抄袭、弄虚作假之流弊，呵护有真知灼见之华章。创新需要有底气，我们祝愿：本论丛作者的研究更扎实一些，功底更厚实一些，每一论必有所据，切莫作轻浮无据之论。创新要有灵气，我们坦言：哲学就像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笔下的火焰，其本性在于爱智慧、燃烧智慧而不是占有智慧。一颗不安分的心灵、敏锐的目光和不断变换的方法及对问题深刻的领悟力，这就是哲学之思的灵气，有悟性、灵气的文章渐多，必使本论丛得创新之硕果。创新需要有锐气，我们设想：于混沌复杂之世事中探求真理者必须磨其哲思利器，才能具有无坚不摧的穿透力，深邃的解释力，以及科学预见力。本论丛尤其欢迎论题鲜明、钻研深刻的文章，而为文如蜻蜓点水、水过鸭背，面面俱到、华而不实者恕难刊用。创新也需要大气，我们敢说：哲学作为大

智慧,必须要有大视野、大学问、大胸襟,而不拘泥于荧荧之利。东吴大学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实为学养之本,本论丛之圭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眼观世界,心系天下,纵横学域,融会百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才能出惊世之作、创新之文。

《东吴哲学》论丛的创新需要有开放的视野。固然,本论丛需要弘扬东吴学术精神,前承2500多年吴文化传统,中受海内外学术交融之影响,后开世纪之前风。本着学习、交流的旨意,汇集哲学系学人的研究成果,奉献给学界,以期繁荣学术苑地、求促进思想创新之目的。为此,本论丛将优先发表本系教师与学生优秀成果,不断推出新人新作,介绍本系博士点、硕士点培养与研究的情况,科研项目的进展,以及中青年学者的近期著述;但是,一个高水平的刊物必定是开放的。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在地方知识的世界意义日益增长的同时,全球性学术对本土的影响更日甚一日,双向互动趋势有增无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新世纪的征程中,本论丛更希望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支持与帮助。我们竭诚欢迎海内外学者惠赐佳作,本论丛必用稿从优,并付稿酬。

《东吴哲学》论丛的创新需要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在刊稿领域上实现平等权利,兼容并包。本论丛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及伦理学、科学技术哲学、逻辑学、美学、宗教学等各领域选择一些前沿问题以供专题讨论;同时还将设立本系颇有特色的部门哲学研究领域如管理哲学、发展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等专栏,力求反思与把握创新的时代精神。本论丛也欢迎在哲学内交叉学科中融通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刊稿观点上主张百家争鸣。只要符合我国宪法和法律,一切言责自负。本刊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文风与学风。

世纪之交,在知识经济和新全球化浪潮背景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创造着前无古人的事业,这是一个需要创新也推进创新的时代。表达创新意识最恰当的话语方式莫过于哲学,通过哲学的创新来建构理论的地平线,而运用创新的哲学来深刻把握这一时代。《东吴哲学》论丛正是在人类步入新世纪的重要时刻悄然问世,或者说她是一个象征:她预示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在走向一个创新时代。

让我们共同为这一创新时代的创新园地辛勤耕耘。

目 录

卷首语:走向创新时代的哲学探索	任 平(1)
-----------------------	--------

世纪回顾与展望

新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挑战、创新及其走向	任 平(1)
马克思的哲学在理解中的命运	王金福(18)
——马克思主义哲学百年史回顾	
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审视和新世纪的展望	李宗桂(31)
对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实用主义偏向的检讨	邓晓芒(55)
关于我国逻辑教材改革的反思	沈荣兴 冯颜利(68)
——兼论“取代说”和“反取代说”的互补性	

哲学与方法论探讨

对创新的哲学解读	崔绪治(77)
哲学的使命	韩东屏(86)
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看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王晓升(94)
经济伦理方法论研究	李兰芬(105)

马克思主义哲学门

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	庄友刚 汪晓媛(113)
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	孙 荣(119)
——与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式的不同理解	

中国哲学门

荀子的礼论探微	[韩]赵源一(126)
王弼哲学诸范畴之研究	周可真(132)
孤山智圆的心性论	吴忠伟(144)
论李贽的儒学观	杨国平(155)
——兼论李贽的佛学思想	

谭嗣同“仁一通”哲学述论·····	潘桂明(163)
东西方宗教精神之差异·····	蒋国保(182)
——方东美比较宗教观抉奥	

西方哲学门

隐喻、知识与意义·····	郭世平(197)
——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看	
论意识与心理事物·····	邹驯智(203)

部门哲学研究

文化哲学诠释·····	范竹增(209)
——对文化哲学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	
我们已来到理智传统的终点了吗?·····	狄仁昆 朱莉莉(227)
——对西方科学哲学发展取向的思考	
论发展的新现代性·····	冯颜利(238)
雅克·埃吕尔的技术系统环境论述评·····	曹观法(250)
教育公平观的历史演变及几点思考·····	郭彩琴(256)

研究生论坛

对“道德认知”内涵的一种解读·····	吴俊(266)
试析当代中国女性的生存困境·····	刘亚红(270)
制度:道德建设的社会基础设施·····	侯斌(275)
环境伦理与中国对现代化的价值理解·····	江作军(280)

硕士学位论文摘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	汪丽(286)
——兼对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方式的历史考察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人性论研究·····	伍文亮(289)
全球化与价值冲突·····	王朝阳(293)
新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关系·····	刘国齐(296)
当代知识管理观分析·····	樊育红(299)
知识管理决策主体分析·····	胡道玖(301)
对均衡价格论的哲学考察·····	石祥利(306)
论市场经济精神的合道德性·····	周建民(309)
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哲学考察·····	章晓莉(312)
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述评·····	王迅(314)

学术评述与学术信息

交往实践研究的新走向·····	毕 铭(318)
——《交往实践与主体际》简述	
西方经济学发展方向的哲学窥视·····	哲 评(321)
——评《走向大科学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哲学》	
语言和形而上学的错误·····	曾雪媚(323)
——《走出语言的迷宫》简述	
《实践的唯物主义》简介·····	锦 夫(324)
《管理文化——管理哲学的新视野》简介·····	木 子(326)
《中国居士佛教史》简介·····	秋 野(328)
《中国文化述论》简介·····	知 愚(328)
《顾炎武哲学思想》简介·····	闻 之(329)
《清代哲学》简介·····	江 舟(331)
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 2000 年“政治哲学”班综述 ·····	颜 利(332)
学术讲演简讯·····	吴忠伟(334)

哲学教学与研究经验总结

智慧探索五十年·····	苏达哲(335)
——苏州大学哲学系介绍	

*

*

*

稿 约·····	(342)
----------	-------

Contents

Challenge, innovation and it's tendency: Marxism philosophy in the times of neo-globalization	by Ren Ping(1)
Marxism philosophy in the hermeneutical life: A review of Marxism philosophy in the past 100 years	by Wang Jinfu(18)
A survey of Chinese philosophy research in 20th century and its prospect of the nwe century	by Li Zonggui(31)
A censorship of the functionalistic preference in the research of Westren Philosophy in the past 100 years in China	by Deng Xiaomang(55)
A reflecting of reform of logic shoolbook in our country—— And on the mutualation between “substitutionalism” and “anti-substitutionalism”	by Shen Rongxing and Feng Yanli(68)
An philosophical reading of the “innovation”	by Cui Xuzhi(77)
The mission of philosophy	by Han Dongping(86)
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 From the view of its research object	by Wang Xiaosheng(94)
On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 Ethics	by Li Lanfen(105)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s world view of Nature in its broad sense	by Zhuang Yougang and Wang Xiaoyuan(113)
On the “what” the reform of Marxism philosophy is: a different understand from the its traditional dialectic materialism o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y Sun Rong(119)
Exploration of Xunzi's decorum theory	by Zhao Yuanyi(126)
Inquiry into the categorise of Wang Bi's philosophy	by Zhou Kezhen(132)
On Gushan Zhiyuan's theory of mind and nature	by Wu Zhongwei(144)
On Li Zhi's philosophy of Confucianism	by Yang Guoping(155)
On Tan Sitong's philosophy of “Ren-Tong”	by Pan Guiming(163)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pirit of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religion:	

elucidation on Fang Dongmei's philosophy of comparative religion	by Jiang Guobao(182)
Metaphor, Knowledge and Meaning: from the point of the view of Aristotle	by Guo Shiping(197)
On the qualitative states and the mental things	by Zou Xunzhi(203)
Culture-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allizing	by Fan Zhuzeng(209)
Are we at the end of the intellectualism tradition?	by Di Renkun and Zhu Lili(227)
On the neo-modernity of the development	by Feng Yanli(238)
The historical evolvement of Education equity and some other arguments	by Guo Caiqin(256)

新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挑战、创新及其走向

任 平

【内容提要】 世纪之交,新全球化潮流在深刻变革世界的同时转换着哲学的历史地平线。“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在一个充满断裂与差异的言说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与“在场性”何以可能?反思20世纪,马克思主义,特别其哲学在自我蜕变中走向时代深处,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重大裂变中经历了体系、问题、后问题哲学的转变,形成了多元化的理解视野。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在新地平线上成为新时代精神的精华、展示自己当代性?何以创新及如何走向?本文认为:创新范式或基本路径有三:文本重读、返本开新式;与当代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各种学术思潮对话式创新;深切反思时代重大课题、在“不断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形成“一体(时代反思)两翼(文本解读与对话)”的创新格局,而其主题、视界与范式将以“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为宗旨,从而成为“充分适应”这一时代的哲学。

【关键词】 全球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 交往实践观

一、新全球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地平线

“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原典出自《哈姆莱特》的戏词,被雅克·德里达用在名噪一时的《马克思的幽灵们》中来指认一个并非完全没有戏剧效果的“历史事实”:由于前后历史的断裂,使思想与存在脱节,理论与时代疏离,思想正在变成丧失“现实性”和“在场性”的某种“幽灵”。“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认的一个事实,在当代反转为对自身存在的自指。在西方学者视野中,随着前苏东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败,马克思主义再一次失去现实性而变回某种“幽灵”。考察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存在性则蜕化为“幽灵的领域”,研究则变成一种神秘的学科行为——“幽灵学(Hauntology)”。

“幽灵”之所以是“幽灵”还不仅仅在于它与某些在场的事实、要素和现实脱节,或丧失了现实存在的形态,而更主要的在于与时代的脱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脱节的时代”使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产生疏离,产生断裂,丧失现实存在的形态——这是德里达反复强调的主题话语。

因而,今天人们有成千上万的理由追问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在场性”的根据。当福

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挥舞资本主义大旗欢呼“最后的人”获得自由民主的胜利的同时,英国BBC广播公司的民众调查依然将马克思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西方学者与政治家的“神圣同盟”勃然大怒,齐声责问:

“他的时代已不存在,为什么他还存在在那儿?”(哈姆莱特/德里达)。

的确,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当代性面临着重大挑战。在经历了20世纪末一系列重大事件:苏东剧变、后工业社会的洗礼、初露端倪的知识经济的冲击和从现代到后现代思潮的大转折之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哲学还能够被指认为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旗帜”(萨特语)吗?随着全球“新帝国”势力与“文化殖民主义”(詹姆逊语)的快速推进,不正是由西方来重新制定“跨国惯例”及全球秩序,宣告“历史的终结”(福山语),而通向共产主义的“奴役之路”(哈耶克语)不正在现实中被“消解”、“解构”(福柯语)、“边缘化或零碎化”(哈桑语),从而成为“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语)吗?

由此而来,一个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哲学世界观,究竟是“脱节时代”的幽灵,还是“与时俱进”的哲学?争论的焦点是:在今日的地平线上,马克思何在?或者说,什么将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地平线?

时代性或作为地平线的言说语境是马克思的安身立命之所。马克思曾经深情地说过:真正的哲学总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如果脱离了所由产生的时代、历史的地平线,失去了专属于自己时代的眼界、框架、“知识型”、观念和方法,就不可能造就反思主体,也不能捕捉时代问题,失去了哲学起码的生存条件,因而必然死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她善于将自己的理论之维深植于专属于自己时代的问题谱系或时空结构中,成为时代性的问答逻辑;在于她总是能够不断地正确指认时代本质,及时解答时代问题,科学拓展时代视野,总体把握时代方向,从而“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

要科学指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谱系和理论主题,首先必须科学指认“自己的时代及时代的演进”。那么,什么曾经构成马克思主义发生的地平线?什么又将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地平线?其间时代在何种意义上是延续的,又在何种意义上发生了断裂、差异和演进?

我们正处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新时代。正如我一再指出的,与上世纪相比,今天一个令人瞩目的重大事实是:全球化时代的性质、结构和趋向正在出现重大转折,发生着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转变。比较这两种全球化时代的差异,是我们科学认识与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走向当代的一个非常重要而深刻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旧全球化时代。众所周知,旧全球化时代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有几百年以上的历史。一个半世纪以来,“资本全球化”成为全球关注的首要问题。对资本全球化及其后效应问题的关注,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发展的成分,都源于她是对资本全球化反思的理论产物。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哲学世界观内容具有两个方面:对全球化一般本质、结构和发展趋势的理论反思,以及受旧全球化时代制约而存在着严格的边界条件制约的方面。早在150年前,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的奠基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就曾经从“世界普遍交往”观出发系统论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近代资本主义借助于工业文明、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借助于武力等交往实践征服世界,促使世界普遍联系,使“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即全球化。交往实践到处打破闭关锁国的民族和国家的壁垒,使全世界联结为一

个整体,使生产社会化、国际化,它造就世界市场、世界经济、世界文化和世界民族。“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使分工的规模已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这一“世界历史”即全球化是资本存在的总体方式,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的总体存在样态,它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因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在未完成的《资本论》手稿的理论框架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马克思从分析资本主义“普遍交换(交往)”体系内的生产体系、交换体系和总体系,到“世界历史性”的国际经济、阶级和政治体系,对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展的本质作出了深刻的逻辑分析。这一分析更深入地展示了马克思早已坚信的论点:以普遍交换(交往)为基础的资本全球化必然导致普遍异化,从而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体的和主体的条件。前者是资本主义全球性矛盾体系的总爆发,后者是全世界资产阶级和无产者各自联合起来,成为两大全球性阶级。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在全球范围内,围绕资本这一全球主导资源,两大全球阶级成为全球性对抗的主要力量;两大阶级的关系,则决定着世界历史的基本性质和基本走向。作为这一对立的历史必然结局,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事件才是可以经验的。因此,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特别是他的历史观是对“整个世界历史”规律演进的把握;政治经济学则直接深入探析资本全球化的本质、秘密、规律性趋势;早期的科学社会主义则不过是对旧全球化的一种前景和现实路径的揭示——全球性两大对立阶级的对抗前途,用了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科学预言方式展现出来。

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哲学世界观面对的时代地平线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应当强调,150多年来,“全球化”不仅依然是马克思主义问题域,而且成为突出的主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关于全球化普遍本性和结构的分析方法和基础论断,甚至比当时更有针对性。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到弗兰克的“依附论”批判;从卢卡奇、葛兰西和霍克海默到德里达、詹姆逊、哈贝马斯、德里克,等等,无不在马克思的全球性思想资源中找到自己的理论支点。然而,就时代而言,的确发生了深刻变化。20世纪末,人类进入了一个新全球化时代。新全球化时代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言说语境,新的理论地平线。外指涉旧全球化语境的若干马克思主义原理、论断,遭遇“脱节”的命运。社会主义所遭受的一切挫折和挑战,都与这一新时代的本性、特点相关。对马克思主义而言,这是一次真正的时代地平线的转换。

那么,新旧全球化时代的本性、结构与特点的差异何在呢?

其一,两者的产业轴心不同。300多年来,一直到20世纪中叶,资本全球化时代的产业经济基础主要是机器、电力大工业,产业轴心即工业文明。西方国家凭借先进的工业文明,在全球建立起对落后国家的统治。马克思用“世界历史”概念科学指认的,主要是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旧全球化时代。反之,20世纪末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后工业社会”,其产业经济基础已经从工业文明转向以信息与通讯技术、电子、空间技术、海洋科技、生命科学等新科技为轴心的后工业文明经济体系,或“知识经济”体系,并经过20年的结构调整与努力,已经基本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后工业文明的经济—政治—文化控制体系的过程。知识资本在全球扩展或信息全球化取代了工业文明的世

界体系,成为主导力量。知识经济是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由知识资本划线而产生的新社会结构——知识资本阶级(知本家阶级)与智力劳动阶级(白领阶级)的关系,将取消原来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产生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成为全球力量的轴心。

其二,两者的结构构成内涵不同。以工业文明为基础,旧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建立了以“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结构为基础的“中心—边缘”发展格局。作为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发展的中心极,而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欠发达国家则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边缘极。边缘国家要求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内容,即所谓现代化,就是完成向工业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当年,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全球化基本特征所作的深刻分析,列宁就帝国主义阶段的全球化中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作出阐明,其“全球化”格局都是建立在一个两极格局基础之上: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二战以后,一些西方及发展中国家学者如弗兰克、普雷维什、阿明等人所提出的“依附论”,对世界结构作出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勾画,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刘易斯在《增长与波动》中对“世界两极经济格局”的分析,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中所指认的全球分裂结构,等等,均以“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结构为基础。全球化发展的轴心原则是工业文明。反之,新全球化时代的轴心原则是后工业文明原则。它的基础结构是“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完成了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变,以知识经济、后现代主义与全球互联网为标志,在金融资本之上建筑起新的知识资本帝国,成为后工业(后现代)化全球新霸主。知识资本正在崛起成为所有生产要素中的主导和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知本家阶级正在全面取代资本家阶级而成为新霸主。阶级关系正在发生新的重大改变。丹尼尔·贝尔、托夫勒、奈斯比特、罗伯逊、斯克莱尔、海纳兹、亨廷顿、杰姆逊、利奥塔德等人所论述的正是这样一幅变动的社会图景。与此同时,发展中社会则进入了工业文明的中期。在80年代,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工业文明的衰落与新兴工业文明国家及地区的崛起,全球化体系曾经在工业文明平台上出现了发展的多极化、多元化格局。然而,在不到20年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向后工业文明转变的完成,一个新的全球化格局即“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已经基本形成。多极化就被新的两极化所取代。据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Deepak先生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趋势和主要特点》一文中指出:“世界经济行为高度的空间集中化”,全球生产总值的一半是由占世界总人口不到1/6的人创造的,而世界总生产的一半以上都是由占世界面积不到1/10的国家创造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生产总值当中的比例在下降。全球性生产网络中,资源优势、简单低价劳动力优势越来越丧失殆尽,而科技、信息、知识的价值却在大幅度攀升。两极化趋势相当明显。与以往不同的是,它是在全球多元化的格局中实现的。全球化时代的实质和主要矛盾已经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格局转到“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结构平台上来。

其三,全球化时代的内在张力发生重大转换。旧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主要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点、以大一统抽象理性与殖民主义为工具来实现的“全球一体化”,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一个模式、一个范式、一个标准来剪裁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内在张力十分有限。反之,新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是以全球性公司、跨国公司、族性与多元文化为基点、以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为媒介所形成的“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格局,两极之间保持很大的张力。例如全球公司和跨国公司——超越国界的无冕之王,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但是任

何全球性的或跨国的公司都不能无视各民族国家与地区的差异,因而他们的策略大多是所谓“全球化战略、本土化执行”,两者之间保持相当的张力。欧元区、东盟、北美等各种经济共同体间的差异与碰撞显而易见,一体化与多元化并行不悖。同样,在全球政治—文化层面上,既存在着日益紧密交往、对话与合作,又存在着差异与冲突。两极张力密切相关。

其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发生重大转换。在旧资本全球化时代,其主要控制方式是实体性的,即以民族国家为基础,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与武力征服等实体手段来建立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反之,在新全球化时代,西方中心及对全球的控制方式主要是通过人才掠夺,或信息、科技、政治、文化及大众传媒等控制,造就全球“新殖民”与“新帝国”结构。全球互联网、话语生产、知识经济及其文化传播,成为其借重的主要手段。全球冲突将越来越从实体层次向信息文化层次转变。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体系的重建》,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利奥塔德的《后现代状况》,尼葛洛庞蒂的《数字化生存》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展示了这一全球图景。

其五,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即从旧全球主义转为新全球主义。所谓旧全球主义是旧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它是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精神。它依靠启蒙理性,即抽象的、同一的、惟一的、整体的理性,将西方的启蒙思想奉为惟一的真理,将西方的工业文明视为惟一的文明,并以此为尺度,来剪裁和规范全球化结构。它成为全球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在托夫勒看来,这也是工业文明社会的逻辑。“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集权化”,成为其现代主义统治的精神指征。反之,与后工业文明相对应,新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是后现代的,它在深刻变革旧全球化时代实践结构的同时就深刻变革了旧全球主义,造就出一种本质上是后现代思维方式。它主张多元文化而反对单一文明,强调差异政治而否认单一正义观,指认断裂而蔑视同一整体,消解思维等级和中心性而主张“平面化”,解构先验的理性或本体意义的决定论、唯一论而推崇全球话语的众声喧哗。差异、断裂、冲突、矛盾,这些在福柯、德里达、亨廷顿、贝尔及利奥塔德等后现代主义者笔下的词语,越来越经常地成为新全球主义的理论范式,进而成为新世纪的思维向度。

总之,新全球化时代在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结构与生存方式的同时也深刻地变革着人们的全球化观念,从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问题谱系与时空结构;在超越旧全球主义的单一主体性及其“主体—客体”模式时,我们必然面临一个重大任务:即发展或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新全球化时代理论,将一个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念推到历史的前沿。

二、差异的问题学:新全球问题的哲学反思

“脱节的时代”之断语表明:新全球化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哲学世界观具有多方面的挑战性。由于言说语境的转换,时代问题与理论之间的“脱节”和“断裂”难以避免;冲突与挫折也时有发生。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哲学世界观所面临的问题。因此,高度关注“全球问题”并成为“反思的问题学”,将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特征。全球性问题始于旧全球化时代。例如,全球性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导致了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南北差异、两极分化和民族主义的反弹;追逐最大限度利润的资本主义与工业文明对自然界掠夺性开发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抽象人性和启蒙理性为基

础的统治导致全球差异文化的衰落等等,这些全球性问题都属于旧全球化时代产物。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正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在某种意义上说,新全球化时代之所以来临,本身也是人类在实践上对这些问题作深层探索与解答的结果。然而,在解答中必然产生新的全球问题。我们已经看到:新科技革命与知识经济对全球性的挑战、生态环境的重建、人口暴涨与资源危机、全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一体化与多元化、文明冲突与民族主义、公共性与差异性、合理性与合法化危机等问题日益凸现出来,并正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当然,在这一时期,人们理解和把握新全球问题的理论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形成了多元化格局。从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人类处于转折点》提出“人类困境”和全球问题到L·布朗的《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和联合国的《21世纪议程》;从D·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到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体系的重建》中畅言的全球文明冲突范式,从初露端倪的“知识经济曙光”到“网络全球霸权”等等,理论界都在关注:这些问题指认的趋势意味着什么?马克思主义究竟遇到了何种挑战进而面临与时代“脱节”的危险?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以何种范式科学分析和把握这一问题谱系的本质?

笔者认为,新全球化问题谱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至少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挑战之一:由新科技革命引导,新全球化时代的技术基础之一——网络全球化的主导趋势和哲学意义问题。

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通过极大地改变19世纪自然科学世界图景进而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大爆炸宇宙学关于宇宙起源的学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物质—时空观,生态问题、基因工程和克隆技术的生命观,等等,都在这样或那样地修正和改变着被恩格斯视为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基础的三大发现所描绘的世界图景,要求马克思主义根据当代人类实践提供的新图景来重构世界观。限于篇幅,对此笔者将在另文详述。其二是科技革命引发的生产力革命和管理革命,导致知识经济生产方式,它在彻底改变全球性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的同时,就更换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地平线,从而改变其哲学观。的确,在追求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人们在利用机器大工业等生产工具对自然进行改变并获得巨大历史进步的时代,“实践主体—实践客体”的确是合理的解释模式。启蒙运动以大写的人(单一主体性)反对神、以大写的理性反对蒙昧,成为现代主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几乎所有学科的基本视野。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自我与非我、自我意识与实体两极之间的对立(主—客二分)及其统一,曾经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论辩的主线。黑格尔竭力调和神人关系,致力于主体—客体统一,费尔巴哈则强调唯物主义的“主体—客体”模式:在哲学人本学基础上将虚幻的、颠倒的神人关系重新扬弃,建立了唯物主义的“人本学主体论”模式。人们根据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文本,将马克思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言之凿凿。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以实践为核心的主体论世界观,或者以实践为本位重新建立的主体性哲学。然而,正如我一再强调的,这一理解的视野具有单一主体性、单一实践关系等重大缺陷,它既与马克思中期思想的转向不一致(关于这一点,稍后再论),更与网络全球化实践性状况相冲突。电脑,特别是PC机的出现和普及,作为新科技革命的一个主要象征,作为后工业社会和新全球化时代的主要技术基础之一,曾经引起哲学界高度关注,它被正确地概括为“人类头脑的解放”和“实践—生存方式的革命性变革”。然而,在对这一革命的内涵和意义的哲学理解,长期以来被限定

在“主体—客体”两极结构之中,认为是人类主体以扩大的智能方式来有效地改造和把握自然客体,即速度更快,选择度更大,能力更强,范围更广,等等。像以往人类用“手的延长”即蒸气机、精密机床来征服自然界一样,今天,人们用电脑来替代部分人脑,不过是使之成为电脑应用开发研究的界限,成为人们理解微电子技术革命的界限。其实,微电子技术革命对于实践方式实现了变革,关键在于建立了全球互联网,将交往实践提升到电脑化的水平,即创造出一个电脑化交往社会的生存空间,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在全球性交往实践中的方式、时效、价值、内容和意义。全球互联网有近5万个计算机网络、几亿用户终端,而且每年还以成倍的速度递增。人们只要通过当地的任何一个入口就可以进入全球互联网。借助于网络,人们就可以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流、商贸洽谈、科技合作等全球性交往活动,这就是电脑化、信息化的交往实践方式。在网络化交往中,每一个参与者决不是单纯的主体或客体,而是具有主体际关系的交往者。任何主体在实施“主体—客体”实践关系时,就同时将自己拴系在全球性交往网络之中。这一网络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个空间,是一种重要的交往实践方式。不仅如此,网络还创造了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虚拟生存空间,即一个具有可能态的“世界普遍交往”结构,从而将全球性交往实践二重化为现实的和虚拟的世界。网络全球化的实践不过是一个鲜明的象征,她指认当代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转向的前景。

挑战之二:知识经济的本性及对全球性生产方式的变革,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阶级论部分内容的冲突,进而促其变革的趋向问题。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经济学家眼中仅仅视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经济事实,在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就变成“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革”,进而导致整个历史地平线的转换。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产生于工业文明的早期,是对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有关理论的批判继承。在古典经济学视野中,劳动形态主要局限于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生产中的体力劳动,那时价值主要是由“苦力”即体力劳动创造的。可变资本等于购买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而将熊彼特所指认的创新各要素——引进新产品、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等置外,特别是管理者的组织行为创新、知识分子的技术发明、科技成果的“复杂劳动”未计入其间,这就造成对劳动价值的计量、剩余劳动的计算及剩余价值的考量形成了偏狭视野。由《共产党宣言》所指认,在大工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旧全球化时代,“资产者和无产者”的阶级的划分也主要是按照对物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来衡量的。而后,众所周知,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内容包括对物化劳动即实物资本的占有关系、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产品分配多寡等,本质在于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世纪之交,知识经济大潮呼啸而至。作为后工业社会与新全球化时代的主要经济基础,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一个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和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经济时代。它不是在工业文明框架内实现“高新科技如何直接产业化”等层面的问题,而是对工业文明结构的总体超越,它以知识资源来取代劳力与自然资源,以高科技体系——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环保科学技术等——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成为第一生产力;对知识的生产、占有、配置和使用构成新型的生产方式,因而本质上是一种新生态的交往实践。它作为新全球化时代的交往实践,以前所未有的新视野,对传统生产方式内涵进行了划时代的改造,一方面实现了对传统“主体—客体”实践观和知识论的变革,形成了具有创新意义的交往实践结构,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改变了以往关于劳动、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阶级论